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六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發號令第四

唐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閏正月癸亥詔曰御
樓勅下遠近已知如聞奸人覬望恩赦城外道路劫奪
稍多從御樓勅下至來月五日已前京畿應有姦非盜
賊等希恩故犯情不可原並依法處斷不在赦宥之限

其犯罪人縱屬諸軍諸使亦委府縣依法科斷

二月御丹鳳樓大赦詔天下諸州不得擅有閉糴禁錢
務令通濟

長慶元年五月辛丑赦書其中使及郎官御史奉使所
在並不得與人事物其諸道或閉糴禁錢自為條約切
宜禁斷

七月丁酉詔御樓勅下遠近已知切慮奸人覬望恩赦
從御樓勅下日至今月十八日已前京畿應有奸盜希

恩故犯並宜准法處分使犯罪人縱屬諸軍諸使亦任府
縣依法科斷十八日大赦制停諸道年終勾并不許刺史
上使并錄事參軍不得擅離本所委御史臺切加糾舉
二年三月詔近者師旅屯集饋餉頗多不免於諸道留
州使錢內每貫抽二百文以充軍用幽鎮既以洗雪供
費亦漸有常其河北諸州道及河東兗鄆淄青汴宋陳
許徐泗澤潞河陽鄭滑等道并邊上諸鎮並不用抽緣
邊鎮戍烽子並委所管量與優賞應緣山東行營兵馬

未歸本道以來進退事機並宜專委節度使除事關迫切須遣專人外其餘書詔文牒一切分付度支入遞發遣制使中使到中道行營不得輒受人事錢帛及行非理鞭扑當加察訪義不矜容其河南北鹽法亦委鹽鐵使與本道審計會務以便人為法

八月誅李宥汴州平下詔以官軍陣亡將士并宥為亂以來有潛謀効順誠節可嘉并因此遇害者並委本軍審勘其姓名事跡申奏當與甄獎及加褒贈仍令本軍

優賞其家三年不停衣糧并委所在州縣為收墓量事
致祭及將士有因戰陣傷損尤甚至至殘廢者各委本
軍厚加優恤仍勿停解其經戰陣處所有賊中遺骸并
委所在州縣隨事收埋勿令暴露

三年正月詔曰寒食省墓著在令文其塋域在京畿者
自今任寒食假內往來不限日數若在外州任准式年
限請假

四年三月赦書應天下所貢奇綾異錦彫文刻鏤一事

已上有涉踰制者悉皆禁斷至於喪葬嫁娶車馬衣服事關制度不合踰越委中書門下明立科條頒示天下有不守者御史臺及出使郎官御史嚴加訪察節級科處所在淫祀不合禮經者並委長吏禁斷

敬宗寶歷二年十一月詔朝官及方鎮人家不得置私白身

文宗太和元年五月詔曰衣服車乘器用宮室侈儉之制近日頗差宜付所司並准儀制令依品秩勲勞仍約

今時所宜撰等級送中書門下參酌奏聞踰侈之成俗
法令之不行其來久矣雖有是命訖無一人行之者
六月詔百司庶務有不便於人者各委長吏悉心陳列
無使壅於上聞

十一月京兆尹奏伏緣畿甸頻有賊徒應官健子弟若
要習射並請令本司各制射梁教試不得將弓箭出城
假託習射從之

三年八月詔曰凡制命頒行事有不可給事中職合封

進省察既畢宣布百司稽停晷刻皆著律令自尚書省御史臺所有制勅及官屬累授不當宜封章上論其事狀分明亦任舉按湏指事據實不放上如郎官御史臺出使訪聞按舉自准前後赦文不在此限

十一月癸未朔勅應中書門下尚書省二十四司制勅及勅甲等近日檢報多稱斷裂無憑勘覆以此之故踰濫大行應從前制勅甲等所有斷裂者宜各委本司並重粘背其中書門下仍取本押舍人給事中及甲庫官

本司令史尚書省委本司郎中甲庫官本行令史同署名印所斷裂縫扶尾後云某甲勘卷若干縫斷裂亦同印署新舊背縫並具年月卷第印署如庫官令史考滿日須據實交點已後檢報稱有斷裂甲庫官及本行令史節級處分

四年十二月詔曰如聞近日京城頻有寇賊府縣所繇至少防制實難須假軍司共為捕察宜令左右神策各差人與府縣計會如有盜賊同力追擒仍具所差人數

姓名并所配防界牒報京兆府應捕獲賊並先送府縣推問如有諸軍諸使勘驗知情狀如實是殺人及強盜罪跡分明不計贓之多少聞奏訖牒報本司便付京兆府決殺其餘即各牒送本司令准百姓例之罪科決待府司添補所繇人力稍足即別條流其外縣有軍鎮處亦准此處分議者非之

五年正月己未詔曰方面大臣皆吾股肱心膂思與相見無時暫忘想其戀闕之心願奉修覲之禮其于忠懇

悉亦可知但緣兵革初停務先安輯或地隣戎寇須有防慮或鎮重軍雄切於綏撫臨機處分要合便宜自今已後諸道節度團練防禦經畧等使有朝覲者但先獻表章後得詔旨允許即任進發務使行止之際臨時不失事機故此宣示想各知悉

四月勅鹽鐵判官尚書刑部郎中諸司諸使更不得奏請充職

七年三月辛巳御史臺奏切王傳王堪男禎國忌日於

私第科決作人齷杖六十詔曰准令國忌禁飲酒舉樂
科罰人吏都無明文但以不合釐務故不得決斷刑獄
起今縱有此類臺府不得舉奏其王禎宜釋放

閏七月己未詔曰前後制勅應諸道違法徵科及刑政
寬濫皆委出使郎官御史訪察聞奏雖有此文未嘗舉
職向外生人勞弊朝廷莫得盡知自今已後應出使郎
官御史所歷州縣其長吏政績閭閻疾苦及水旱災傷
並一一條錄聞奏郎官宜委左右丞勾當法官委大理

卿勾當限朝見後五日內聞奏並申中書門下如訪知所奏事不實必加懲責其奏舉稱職者則議優獎

八月詔曰卿大夫者下人之所視遠方之所倣若非恭儉克己廉貞化人而望其服從固不可得况朕不寶珠玉不御纖華逮于六宮皆務儉薄卿大夫得不叶朕此志率先兆人比年所頒制度皆約國家令式去其甚者稍謂得中而士大夫苟自便身安于習俗因循未革以至于今百官士族起今年十月服冬裘已後其衣服輿

馬並宜准太和六年六月十七日勅處分如故違制度九品以上量加黜責其布衣五年不得舉選百姓軍人各委州府長吏漸施教化使自遵行不要便為禁制令其驚擾又易譏豐屋傳美卑宮彫刻礱磨先賢所誡近者官纔升于郎署位始至於郡符莫不高其閤閣廣以池榭非惟僭侈踰制實亦耗蠹傷財其百官第宅已造成者并許仍舊今日後如更有創立新宅及屋室高大者并委御史臺彈糾必嚴加黜責

九年七月勅右銀臺門自今不得與諸縣主簿進文狀
九月癸卯朔詔曰朕承天之序燭理未明勞虛襟以求
賢勵寬德以容衆頃者或台輔乖弼亮之道而具寮扇
朋附之風翕然相從實數曩憲致使薰蕕共器賢不肖
並馳退跡者成後時之失登門者有迎吠之容繆蓋之
氣堙鬱和平而望陰陽順時疢癘不作朝廷清肅班列
和安自古及今未嘗有也今既再申朝典一變澆風掃
清朋比之徒整飭貞廉之俗凡百卿士惟新令猷如聞

當行之中尚蓄疑懼或有妄相指目令不自安今斯曠然明諭朕意應與宗敏德裕或親或故及門生舊吏等除今日已前黜遠之外一切不問各安職業勿復為嫌布告中外令其知悉時李訓鄭注竊弄威權不附已者陰以事中之人人恐慄皆不自保姦臣懼其反為所搖故有此詔

十二月庚寅勅先是元和十年六月十三日勅以內庫弓箭陌刀賜左右街使俟宰相入朝以為翼衛及建福

門而退至是因訓注之亂悉罷之其所賜兩街軍器盡歸於弓箭庫

開成元年正月勅天下戍鎮文武帶憲官者解補進退並須奏聞又禁坊市百姓衣緋皂衣以雜軍人者

十月禁天藏等府採獵侵暴百姓者

三年正月癸未詔曰輦轂之下法在肅清奸盜竊發理難容捨親仁坊今月五日賊依前委京兆府左右街使鳳翔邠涇金商同華等州切加捕逐如獲頭首准法科

斷其餘支黨一切不問於戲唯此凶災是彰非德情敢
忘於罪已惠所貴於及人施令布和期於蕪息凡厥臣
庶宜體朕懷主者施行

五月詔曰朕以菲德祗膺大寶深求理本將致時雍以
慈惠恭儉為休徵以人和年豐為上瑞夙夜思省無以
過之至於嘉穎連理之祥飛禽走獸之異出於邦家來
獻闕庭虛美推功非予所尚歲宴奏陳于清廟元正列
上于大朝探討古今亦無明據恭惟靈聖豈俟薦聞事

匪經通理當釐正庶使溥天之下知予務實之心其諸
應有三等祥瑞並不得更有聞奏亦不要申牒所司其
臘饗太廟薦獻太清宮并元日受朝奏祥瑞儀注宜停
初帝謂宰臣曰歲豐人安豈非上瑞何必以連理嘉禾
為祥宰臣因言春秋二百四十年不書祥瑞帝深然之
遂有此詔

武宗以開成五年即位四月勅匭函所設貴達下情近
者所投文書煩碎或論列祖曾功業或進獻自己文章

無補國經有紊時政極言不諱豈假匿名從今後如知
朝廷得失軍國利害實負冤屈有司不為申明者任投
匭進狀所繇畫時引進不得壅滯餘不在投限宜委匭
使准此

會昌元年六月勅自今已後應有朝官及上封事人進
章表論人罪惡並須證驗明白狀中仍言請付御史臺
按問不得更云請留中不出如軍國要機事關密切者
不在此例推勘後如得事實必獎奉公苟涉加誣當令

反坐如此即人知畏法事免構虛告示中外令知朕意
宣宗以會昌六年即位十一月議有事于南郊勅曰聖
人嚴配園丘將以孝理天下而歷代因之務行大赦寬
滯者可從昭洗險慝者宜示澄清所有大禮前據有罪
已結者亦在速令詳議無至惠姦

大中二年九月詔曰比來多有無良之徒妄于街衢投
置無名文狀及箭上并旗幡上肆為奸言欲以惑聽自
今已後如有此色宜准寶應二年正月十八日勅令所

在地界于當處焚毀埋藏不要聞奏

三年四月勅兩軍及諸軍巡捉得劫賊京兆府先榜懸賞近日捉獲得賊都不給付既違公勸何以勵人宜令京兆府所有軍巡捉獲劫賊便湏支給賞錢

五年八月詔曰如聞近日多有閒人不務家業常懷充惡肆意行非專於坊市之間恐脅取人財物又其中亦有曾為趨吏依倚門欄自恐愆尤遂致停解不思已過却務怨讐妄構虛辭恣行恐嚇要懲此弊以靜奸源自

今已後宜委京兆府切加訪察如有此色便捉獲痛加
刑斷

懿宗咸通四年正月詔曰建中元年已有明勅常叅官
上後舉一人自代編諸令式實廣聞見既開推讓之途
將致雍熙之化聞其近者多廢舊規從今後百官凡有
除移切遵典故無取掩賢之誚當明舉直之心我得其
人國無不理

昭宗乾寧二年十月詔邠州行營都統曰邠州節度副

使崔鋌破城之時勿令漏網鋌與崔昭緯去年朋黨交結王行瑜構合禍胎原繇此賊付四面行營知委

哀帝天祐三年六月壬辰詔曰朝廷命官量能授職中書奏擬旋已施行掄材既備于班員立政兼伸於沉滯况遷都之後制度聿興新授官者翔於外藩不議赴闕前資任者蟄於列屏自謂安時矧爾代受國恩身榮朝請養高保性既不能解印掛冠論級嗜名又不能擘肌分理况新羅渤海外國遠戎奔程以至新都入貢不虧

于舊典復于朝士有愧夷人既除官者尚不歸班則前任者良難戀主宜令諸道節度觀察防禦刺史等如部內有新除朝官前資朝官勅到後三日內發遣赴闕仍差人監送所在州縣不得得住苟或稽違必議貶黜付所司

後唐莊宗初為晉王天祐五年四月下令曰兵亂以來生靈凋耗豈止賦租煩重加之寇盜侵漁又聞市井之中多有死豪之輩晝則聚徒捕博夜則結黨穿窬若不

示以嚴科何以懲其巨蠹仰法司顯行條令峻設隄防
八年正月敗梁軍於栢鄉史建塘周德威前軍狗地邢
洺魏博衛滑諸郡縣曰王室構屯七廟被凌夷之酷昊
天不弔萬民罹塗炭之災必有英主奮庸忠臣仗順斬
長鯨而清四海廓妖祲以泰三靈予位忝維城任當分
閫念茲顛覆詎可晏安故仗桓文節制之規問羿浞克
狂之罪逆温碣山傭隸巢孽餘克當僖宗奔播之初我
太祖掃平之際東身泥首請命牙門包藏姦詐之心惟

示婦人之態我太祖俯憐窮鳥曲為開懷特發表章請
師梁汴纔出荏蒲之澤便居茅社之尊殊不感恩遽行
猜忍我國家祚隆周漢迹盛伊唐二十聖之鎡基三百
年之文物外則五侯九伯內則百辟千官或代襲簪纓
或門傳忠孝皆遭陷害永抱沉寃且鎮定兩藩國家巨
鎮奠安民而保族咸屈節以稱藩逆溫唯仗陰謀專行
不義欲全吞噬先據屬州趙王特發使車來求援助予
情惟溫寇義切親仁躬率賦輿赴茲盟約賊將王景仁

將兵十萬屯據栢鄉遂驅三鎮之師授以七擒之畧鶴
鵝纔列梟獍大奔易如走坂之丸勢若燎原之火僵屍
仆地流血成川組甲彫戈皆投草莽謀夫猛將盡作俘
囚羣克既快於天誅大憝湏懸於鬼錄今則選蒐兵甲
簡練車徒乘勝長驅剪除元惡凡爾魏博邢洺之衆感
恩懷義之人乃祖乃孫為聖唐赤子豈狗梟狼之黨遂
忘覆載之恩蓋以封豕長蛇憑陵荐食無方逃難遂被
脅從空嘗膽以銜冤竟無門而雪憤既聞告捷想所慰

懷令義旅徂征止于招撫昔耿純焚廬而向順蕭何舉
族以從軍皆審料興亡能圖富貴殊勲茂業翼子貽孫
轉禍見機決在今日如能詣轅門而効順開城堡以迎
降長吏則斷補官資百姓則優加賞賜所經誑誤更不
推窮三鎮諸軍已申嚴令不得焚燒廬舍剽掠馬牛但
仰所在生靈各安耕織予恭行天伐罪止元克已外居
民一切不問凡爾士衆咸諒予懷

十二年六月平魏博令軍中曰我國家列爵疏封皆循

舊制建藩維而命宗子錫茅社以報功臣惟茲魏邦績
乃舊服自逆溫肇亂天下分離謀害忠良窺觐藩翰遂
使公侯之國鞠為蛇虺之場朱友貞蕞陋餘妖人神共
棄不量其力謂秦無人尚為貽厥之謀巧設兼并之計
改張節制分割山河連覺皆弊於誅求編戶不安於閭
井且人為邦本君乃民天既興虐我之謀須起篋子之
嘆遂至桓桓列校擾擾齊眊奮白挺以捐生潔壺漿而
望主予叨居閭政誓復聖唐永念生靈常生軫惻覩茲

殘弊尤切疚懷昨百姓三軍請予兼領姦克在近鎮撫

尤難賴爾衆多共宣忠力切以軍府變更之後人情易

動難安將務輯寧湏嚴法令凡訛言謗議殘物害人結

黨連朋抵刑犯禁如當糾告法固難容凡爾蒸人勉其

自勵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令下於是中外肅然決辰之間郡里完集人無異議市無

忽爭一錢強怙必處極法繇是奸豪屏息靡然向風時有帳下將李存進質性勤恪當官無避為軍城使法令必行人皆畏憚帝亦推心示物無所阿私鄰人繇是大伏所以克成霸業

帝即位初制曰儻兵銷患息何湏有丹鳳白麟若歲稔

人和何必有紫芝赤鴈今後諸道應有祥瑞並不要奏
聞

同光元年閏四月癸未詔曰自古聖帝明王創業垂統
九州共貫五運相承未有不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苗
人不作不能成舜伐之功葛伯不生無以立湯征之事
理亂有常數文質為大綱秦不道而漢室興隋無德而
皇朝王連二十葉垂三百年自釁起河南災纏海內朕
自提戎律切為國讐每親統師徒欲早寧乎寰宇近者

諸方侯伯疊貢牋章勸即位以皆堅讓體元而不獲爰新鳳
歷尋揭鷄竿顯造丕圖倍慙涼德蓋自文班武列抱義懷忠
共傾忻戴之心遂應紹開之運以正君臣之位以安宗社之
基未偃武以脩文倍宵衣而旰食不以萬乘自尊為樂以八
紘未靜為憂更賴上下一心內外同力誠嚴朕軍旋撫恤朕
黎艱務裨贊以為常期清平而可待注屬繫倚不捨斯頌

十一月壬子勅朕猥以寡德謬荷丕基順天行誅因衆
除亂雪宗祧之大恥快億兆之歡心車書將致於混同

寰海漸從於開泰所宜樂虔清廟禮答圜丘已定良辰
率遵舊典朕取今月二十四日幸雒京十二月二十三
日朝獻太微宮二十四日朝獻太廟二十五日有事於
南郊經過州縣隨事供備不得妄有侵擾百姓應諸處
節度防禦刺史等不得遠赴京都擅離治所務從簡儉
以稱朕心

十二月己卯勅開諸軍無良之輩多盜牛宰殺公然貨
賣累行止約尚未斷除宜令總管司及毛璋李存義河

南府兩街巡使嚴加捉搦

二年二月南郊制曰被服錦繡貴賤有倫裁制衣裝短
長有制苟無彛則必害女工近年以來婦女服飾異常
寬博倍費縑綾有力之家不計卑賤悉衣錦繡念蠶織
之匪易顧法制之不行頒示條流冀漸遵守委所司散
下文榜曉示御史臺及諸觀察使糾舉違勅又喪葬之
典令式具言使貧者足以備其儀富者不得踰其制自
此淳風漸散薄俗相承不守等威競為僭侈生則不能

盡其養歿則廣費飾其終自今後仰所司舉明條制勿令踰越若故違犯嚴加責罰

三月勅朕自雀臺創業兔苑平克救生聚之倒懸俾衆區之反正凡云機密深繫憂勤每事多委密司權令決遣貴無停滯要速施行今則四海一家萬邦同德中土之宸居顯定園丘之祀禮方終既整皇綱合依舊制使百官各舉其職庶事不失其宜貴合通規以成永例此後應有公事何色件合歸樞密院何色件合付京百司

至於軍幕之中並在精詳分擘內外免侵其職分高低
貴叶其規程其或百姓軍人事關爭訟先經州縣都將
須依次第披論或致淹停可詣臺省至若懷冤抑要達
禁庭即許投狀匭函別議申雪此情或非的確理涉僭
踰推詰有聞必行朝典兼有衣冠士族參選官寮或獻
所業文章或述從前行止因依駕幸抵冒乘輿希望恩
榮隨張物體更有軍人百姓亦敢將狀衝突須各示條
章絕其容易宜令御史各下諸司河南府及諸道分明

曉示訖奏其本朝百官有司所行公事仍令御史臺各取狀申中書門下

四月勅朕祇應大寶虔奉鴻名勉承夷夏之心以副天人之望雖德音尋降赦宥近行猶恐恩有所未孚德有所未洽則自朱溫劫遷昭宗至雒京已來內外臣寮有無名妄遭刑戮者更宜廣令搜訪各與次第贈官如有子孫並委敘錄

五月中書奏凡有進狀乞官及諸州府初奏請判官薦

舉前資自詣中書求官等竊聞所稱頭銜多有踰越中書既無舊案除授何以為憑起今後凡有諸色前資若命官者除近曾任朝官及有科第外清資官為衆所知並須追到前任告勅中書點檢後方可進擬貴絕虛授以杜僥求從之

九月先有勅關防道路捉搦詐偽之人如聞諸道有詐稱天使者嚴加辨認又勅如聞藩方入奏使臣多有於京內私買衣甲宜令總管司指揮諸軍密加覺察

明宗天成元年八月丁未樞密院條流已前州使錢穀並係省司昨徧降德音特指揮除省元本利潤物色並與撥充公使兼月支俸料足以豐盈訪聞州府節度使刺史內尚有不守詔條公行科歛湏議止絕且如條件州使所納軍糧據元納石斗不得更要加耗節度刺史所置牙隊許於軍都內抽取便給省司衣糧况已人數極多如聞更有招置轉生騷擾速議勘窮諸色人多因抵罪藏竄便於州府投為使下元隨邀求職務凌壓平

人兼聞有力戶人於諸處行賂希求事務主持此後許人陳告州使妄稱脩繕城池廨宇科賦于人及興私宅自此州使凡有興脩湏先奏取進止諸縣鎮稟州文符如事理歸公即宜遵稟如涉科配人戶不得私徇文符此後如有訪得餘聞先罪本處官吏州府既有利潤兼請俸錢凡事合遵條憲不得賒買行人物色兼行科率刑獄繫囚如闕贓賂則可追引文證如有小小爭鬪登時量事決遣不得輒有禁繫已前條件州使如敢違犯

許人陳告勘詰不虛即量行獎賞者又勅曰昨帝室纏
灾生民受弊方茲續紹務切撫寧尋降德音復宣明勅
貴先求瘼務在推恩其或長吏因循公方撓雜何繇致
理徒有怨咨是宜再諭賞刑納言利病事或違於條制
法必振于紀綱宜令三京諸州府並准此處分

十一月丁巳雒陽縣令駱明舉奏請止絕坊市息利典
質其軍家子弟都外興販侵擾緣路旅舍勅旨從之又
詔曰今年四月一日已前私債所降德音節文仰三京

諸道分明宣布于要害道路榜壁不得漏落今則尚違
犯其後來相次條理諸色事件皆闕念及生聚布以優
恩多因州使倖門淹留勅命或公然隱匿全不施行官
吏但習舊風百姓罔知新命宜令遍加告諭

二年正月勅曰設官分職有國宏圖授才任能前王重
事凡繫惟行之命須遵不易之規朕以猥紹丕基務弘
至理臨萬國則每勤聽政任庶官則切在得人貴內外
之叶和俾華夷之帖泰頃自本朝多難雅道中微皆尚

浮華罕持廉讓其有除官蘭省命秩栢臺或以人事相
踈或以私讎見訝稍乖敬奉遽致棄捐蓋司長之振威
處君恩於何地緬思積弊深所疚懷方當大定之期特
示維新之制今後應新授官員朝謝後可准列隨處上
事司長不得輒以私事阻滯其所授官仍不得因遭抑
挫託故請假庶使孤弱遂昇遷之路朝廷無滯壅之端
凡爾羣官體予深旨

三月勅訪聞京城坊市軍營有故犯條流殺牛賣肉者

仰府縣軍巡嚴加糾察如得所犯人准條科斷如自死牛即令貨賣其肉斤不得過五文鄉村死牛但報本村節級然後准例納皮曉示天下州府准此處分

八月勅旨刑故無小義絕惠姦罪疑惟輕事全誅意聖賢明訓今古通規非法無以振其威非恩無以流其澤故有功不獎何以激盡忠有罪不刑何以戒為惡二者無失庶務有成朕統華夷不求奢侈臨食慮兵師之餒授衣思黎庶之寒仗中外勲賢壯國家基址熒惑應犯

而自退太陽斃蝕而復圓百果無不熟之方五穀無不
豐之處顧唯寡德何稱嘉祥况保義軍節度使石敬瑭
晉州留後安崇阮洺州刺史張進耀州團練使孫岳寧
州刺史高允瓌等杜絕誅求尋加獎諭陶玘輒為聚飲
自掇愆尤功過既分黜陟有異在朝備見列國皆知不
貪者轉更無私有過者必應自省四方侯伯皆朕忠臣
萬國人民皆朕愛子慘舒是繫賞罰齊行務德者雅合
古賢效尤者自干朝典除鄧州見取責情罪諸色官員

及豪州李艷外其諸道州府如八月已前或有偶違條制干於國章者諸色人並不得更有託訴若或此後有違許人上告當勘情罪必舉刑書

九月勅諸司官寮職員軍將出使嚴加指揮不得帶挾逃走軍人如失于覺察官員等必行朝典

十月詔人戶因有納稅入州便值更變或散失車牛其車許本主識認勤王之節雖自於勲賢人貢之勞抑繇於使介其有諸道進奉使或已入汴州陷失土貢宜與

收破無勞重有貢輸傳人經劫奪者宜與優給不軌之徒已加顯戮無辜之士當慰幽寃馬彥超宋敬殷等宜與追贈隨人有子及弟姪者並量材獎錄諸州縣或有曾受逆人文字者仰隨處焚毀一切不問輦輅之下姦逆遽興既不忍於戈鋌固莫分於玉石昨王師攻下汴州之時剪除克逆之際恐其士庶偶陷鋒鏑言念傷殂良多嗟憫宜令石敬瑭遍加存問兼勸在城殺傷人口奏聞量加給卹衛主亡軀推凶致命偶徇脅從之勢終

懷忠蓋之誠首議向明理宜行賞昨車駕初到城下之時有將士率先開門及下城朝見宜令石敬瑭奏聞當與甄酬

三年四月勅設官分職比委仗于公才詢事考言務恢弘於理道朕自祇膺大寶俯育羣生四門無塞其聰明百辟咸專于諫諍凡閱事務各有職司儻踰越于規繩必申明于典憲其有克頑之輩遊惰之夫藝不度於荒唐心每懷于僥倖或妄陳條策覽尋而多是訛言或但

務訟論按驗而却招情罪不遵格令輒冒乘輿若無止
絕之文何戒因循之弊今後凡有詞狀并須各于所司
部據理陳論如未盡情或有阿曲即許經御史臺臺司
不理則詣匭投狀然若有進獻策條則須審明利害有
益公私然後投匭朕當選擇施行不得容易接駕如敢
故違當行嚴典

七月齊州防禦使曹廷隱曹州刺史成景弘弓高縣令
王廷果金鄉縣令夏侯景坐贓伏法之後恐論告不止

勅八月一日已前罪犯一切不問

十一月閣門使馮知兆奏內外臣寮多有僭呼官號下令禁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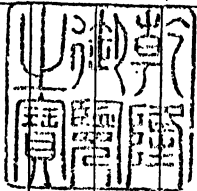
四年五月勅以諸州典史與縣官同謀聚斂發覺之後便各逃竄宜令嚴加捕捉如不獲罪在長吏及同居親切骨肉又勅大壯之規標於易象不莊之戒著在禮經况乎地列山河貴為侯伯至于邑宰皆肅公庭須整臣之威儀以重民之父母頃當世亂固無暇于脩新今既

時安誰不思於補故况一日畢葺三年有成凡居祿位之流聞此聖賢之語今後諸州諸吏凡於廨宇並須專切增脩不得信令摧毀凡所置辦亦令勒其年月編于帳籍受代之際各明交領亦不得託於廨署接便擾人六月勅諸道節度行軍司馬名位雖高或帥臣不在其軍州事委節度副使權知又勅州牧侯伯所請賓從及主事元隨並令奏其姓名或參佐道虧並當加罪是月左散騎常侍蕭希甫以四方刑獄動皆上聞不獨

有柰於公朝兼且淹延其獄訟伏乞條流縣令凡死罪以下得專之刺史部內有一吏一民犯罪得專之觀察使部內有犯罪五人已下得專之如此則朝廷事簡見萬乘之尊矣奉勅刺史既為屬郡不可自專案牘既成須申廉使餘依所奏

七月勅諸道州府不得奏薦將校職員乞行恩命如顯有功勞即據功效列奏又勅諸司寺監凡有文簿施行奏覆司長須與逐司官員同籤署申發不得司長獨有

指揮其主印官或請假差使印湏依輪次主掌不得踰
越



冊府元龜卷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六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瞿照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錄監生臣吉世琛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六十六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發號令第五

後唐明宗長興元年二月赦書應諸色私債納利已經一倍者只許徵本本外欠數並放納利已經兩倍者本利並放

四月前邢州節度使李從溫未得替朝見帝謂安重誨曰

從溫不待交替何得先來甚虧事體今後可指揮諸道更有除移湏替人到交割公事了即得離任

五月勅旨自今後凡有除移准宣詔追抽外其餘湏候替人到彼點檢交割軍州公事了日即可發離本處不得輒離州府仍令逐道觀察使散下管內諸州准此指揮

六月辛亥勅宜令諸道應有防禦團練刺史行軍司馬節度副使等或月限將滿或遇闕員湏俟朝廷除授不

得更奏薦

七月勅旨今年二月二十一日郊天赦書節文朝臣及藩鎮郡守亡父母祖父母及父母在并妻室未霑恩命並與追封贈及叙封者今赦書頒下已及半年所行追贈叙封所司尚未奏覆深慮留滯各速指揮朝臣限兩月內齊具錄奏外處與限一年仍並據品秩准格列指揮朝臣不得踰越

二年正月詔曰要道纔行則千岐共貫宏綱一舉則萬

目皆張前王之法制罔殊百代之科條悉在無煩改作
各有定規守度程者心逸日休率胷臆者心勞日拙天
垂萬象星辰之分野靡差地載羣倫嶽瀆之方隅不易
儻各司其局則皆盡其心其律令格式六典凡闕庶政
互有區分久不舉行遂至隳紊宜准舊制令百司各於
其間錄出本局公事巨細一一抄寫不得漏落纖毫集
成卷軸兼粉壁書在公廳若未有解署者其文書委官
司主掌仍每有新授官到令自寫錄一本披尋或因顧

問之時應對湏知次第無容曠闕每在執行使庶寮則
守法奉公宰臣則提綱振領必當彞倫攸叙所謂至道
不繁何必期年然後報政宜令御史臺徧加告諭催促
限兩月內抄錄及粉壁書寫湏畢其間或有未可便行
魯釐革事件委逐司旋申中書門下當更叅酌奏覆施
行

五月勅國頼賢良雖務搜揚之道官繇請託實開僥倖
之門蓋任不當材則民將受弊稍乖掄擇大紊紀綱近

聞百執事等或親居內職或貴列廷臣或因宣達君恩或因勾當公事經繇列鎮干擾諸侯指射職員安排親昵或潛申意旨或顯發書題苟徇私情罔循公道爭能峻阻湏至強行遂使受命者負勢以臨人得替者銜冤而去職既虧慎舉漸益躁求務要肅清當行釐革自今已後應內外臣寮不計在朝出使並不得輒發書題及行所屬於諸處亂安排人宜令三司兼諸道節度防禦團練刺史等或更有人不畏新勅猶躡舊踪者并仰密

具姓名聞奏發薦人貶所在官求薦人配流邊遠州縣
常知所在如逐處長吏自徇人情顯違勅命只仰被替
本人詣闕上訴勘問不虛長吏罰兩月俸罰薦人比前
條更加一等被替人不准是何職掌却令依舊勾當仍
從再勾當後三年內除別顯有罪名外不得妄有替移
其餘長興二年五月一日已前所犯不在上訴之限兼
勅到後但是州府並于管驛處粉壁具錄勅命曉示每
令脩護永使聞知况國家懸爵待人惟賢是舉稍聞俊

又必令獎昇其有端士正人雄文大學言可以經綸王道行可以規矩人倫者但當顯陳表章明具論薦名如得正工不棄財所務絕彼倖人豈可滯諸賢者是月鴻臚卿柳膺將齋郎文書兩件賣與同姓人柳居則其婢母論訴伏罪大理寺斷罪當大辟緣遇恩赦合與減死奪見任官員罰銅終身不齒勅旨訪聞諸色官員之中多有此色之事湏行釐革以塞弊源應諸色常調選人如有此色文書便湏焚毀如是元補正身曾受中興已

來官誥便許以近受文書叙理及諸色蔭補子孫如無
虛假不論庶嫡並宜叙錄如實無子孫別立人繼嗣已
出補身得者只許續蔭一人凡闕資蔭皆繫恩榮將革
弊訛須行憲法自本朝喪亂多士因循貪冒者叙補無
常彰敗者未聞嚴斷遂成墮紊莫識規程且一人身名
具三代名諱傳于同姓利以私財上則欺罔人君下則
貨鬻先祖行之不已罪莫大焉柳膺顯致訟論合當誅
殛偶逢恩勅特減死刑尚念承此弊來年深同此罪者

頗衆特矜已往各許自新別設嚴條免令後犯今日已前並依前項條理其不合叙使文書仍限一百日焚毀湏絕如此後更敢公然將合焚毀文書叅選求事有人糾告及所司點勘彰露所犯之人傳者受者並當極法其告事人如有官序別與超擢任使如是百姓與免戶下差徭兼自此應合得資蔭出身人並湏依格令及天成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禮部起進條件施行如敢故違本司官員并本行人吏別加嚴斷不許去任離司罪無

寬恕事從發覺理任澄清不惟正邦國典刑抑亦保縉紳家法有犯無赦斷在的行

六月勅諸道州府推斷刑獄或慮有司因循仍以赦令前事輒有申理紊亂刑罰宜令盡舉中興以來所降赦書德音釐革恩勅曉示王者應天順人發號施令布絲綸於遠邇示恩信於華夷儻隱而不行則主者有罪須重提舉無致因循宜令御史臺兼三京及諸道州府應受詞狀及推勘詳斷之所須具此令文榜壁各令詳審

無致踰違如或公然以赦書德音及恩勅前事輒敢受而為理者應狀案經過之處并當勘責以故違勅命律格科罪兼自此後凡有詳斷刑獄並須依坐律令格式條件及新勅釐革次第施行又勅無厭之求既虧廉耻不義而富終取悔尤應諸道係省店宅莊園或抵犯刑章納米家業或主持敗闕收致抵當姓名纔係簿書諸利未經收管諸色人等不度勲庸高下不量事分淺深相尚貪饕競謀請射惟利是視以得為期諸色人朝廷

稍立微功必加懋賞大都大邑尚以委人廢宅荒田豈
留潤國自可特恩頒賜奚容越分希求遂使畏懼者但
處棲遲僭踰者更滋積聚失懲惡勸善之道啟幸災樂
禍之門頗汚風教湏行止絕

七月前安州應城縣主簿王鼎前隨州唐縣主簿陳廷
毓同獻時務七件勅旨投匭上章條流不阻合表進策
理例無聞而况七件之中有長有短兩人之內孰否孰
臧方當選以公才未可混其言路王鼎陳廷毓宜各試

以策問兩道定其優劣兼自此應諸色人進策每五道
別試策問兩道十道已下試三道十道已上約此指揮
比校元進策條詞理可否當與等第處分仍令匭院分
明榜示此後止絕不得有同表進策所貴人知區別事
無汎行庶堅激勸之誠免誤擬倫之道

八月前攝普州洪洞縣令胡廷晞獻時務糴糶斛斗買
賣絲綿請因舊樣斗秤勅旨官中比設量度民間合務
均平苟縱欺謾誠為蠹弊宜令三司及諸道州府常如

約勒如違犯量事科刑

九月昭義縣主簿張廷詡上言應諸道州縣之內有在仕居閒衣冠不得與編民一例差遣及有假稱攝試抗禮公廳請賜條理勅旨凡曰士流州縣盡應饒假詐稱門族長吏豈肯延容應是戶人皆編部籍如或為其家富邀坐公廳顯從賓主之儀頗辱朝廷之任所在必無此事其中或有如斯瀕重衣冠以敦風俗州縣官或與富百姓同坐交通者隨處糾察使知事若不虛當行嚴

斷其妄稱士族者亦議科罪

三年正月前攝臨沂縣令孟師敏獻時務切見齊州村
店要津皆有關頭乞賜止絕勅旨比置關防津舖為要
禁察奸克如或縱捨賊徒透漏商稅既虧職分難逭刑
章若敢阻滯行人僥求潤已但有發覺並以枉法贓論
宜令諸道常切指揮無使違犯

乙巳左右金吾街門使奏狀見法人多于清化坊南禁
街內請移於歸義坊南河灘新市從之

四月河南府奏據陸渾縣令陳巖狀申縣邑荒涼欲脩葺今有客戶各欲蓋造屋宇有礙同光二年條格乞准近勅屬縣亦許客戶於坊市脩營屋宇所期完葺勅旨凡興舍宇務廣人煙既聞完葺之期式叶綏安之道况京城之內已有條流縣邑之中可援事例應諸縣有臨街店舍田地宜准勅許人收買依限脩蓋其佐官宅基舊屬縣廨宇并寺院伽藍地如人戶已蓋造屋舍居止不在起移之限便任永遠為主如更別占據空地作園

圃及種蒔苗稼仍仰縣司與寺家決定辦得脩蓋即許
識認交割限兩月內了絕其地畝租稅隨地供輸如未
辦脩營不得妄陳識認

愍帝以長興五年正月即位詔關西鎮城禁回鶻帶挾
私人往來所在檢校非正數即時勒留

末帝初為潞王舉兵向關次陝州下令曰余叨居家嫡
謬列盤維成家於十死九生立國於千征萬戰事父母
敦于至孝為臣子敢於盡忠將相期夾輔之勲以廣文

明之祚一昨先皇晏駕嗣聖承祧敢不遵周召以勤王
相成康而在位社稷既然有奉人民於是知歸但固宗
祊敢論季孟豈意梓宮在阼靈駕未歸而朱弘昭馮贊
等妄興猜忌之心驟起窺圖之計喪紀在近除書遽行
津涯莫知迫促尤甚况又不宣麻制便降使臣立遣離
藩俾其懼禍霆電之速軍民可知是以聊葺城池以緩
礮機十鎮驅貔貅而遽至六師擁組練以齊來當此阽
危如何旅拒不謂天道鑒其非罪人情愍以無辜憚以

攻城自來束手數鎮憑陵之帥立自滅亡九重侍衛之師翻為心腹以至抱義者感泣懷憤者咄嗟凡百有知皆悲無罪今則軍戎大集團寢將成羣帥獻忠迫令赴闕載念遺弓在近仙駕將歸既息憂惶又盈哀慘今則須將禁旅入赴山陵面朝太后太妃自訴為臣為子今月二十七日已次陝州其在京文武兩班內諸司使務除朱弘昭馮贇家族伏法外凡百士庶並無憂疑况禁令嚴明軍都整肅必無暴犯克保平寧苟渝此言何以

行令

清泰元年七月丙午詔曰長興二年閏五月勅律令格式六典凡關庶政盡有區分久不舉明遂致隳紊宜令京百司各於其間錄出本司事裁成卷軸或粉壁寫在廨署本司官常宜省覽以備顧問自勅下至今累年如聞諸司或以無廨宇處並未書寫施行宜令御史臺差兩巡使分巡百司局以聞如因事未辦處與限五日須抄錄依元勅指揮其諸道州縣亦有六典內合行公事

條件抄錄粉壁官吏長宜觀省其律令格式事繁昨以撮成四卷州縣差人抄錄以備檢尋今後宜令御史臺每至正初具錄前後勅文告示諸司及諸州府永為常式

十月甲午詔曰官吏通衢陳訴比來時亦有之若抱屈難伸或有理未雪固難抗節湏至望塵至於方潔之人猶以為耻近則無知之輩遽相倣例寢以成風頗至於列肆長街遮闌宰臣陳訴及其處理多礙格式或勅命

已行確祈追改亦于赦條之外妄有披論不惟紊亂于
綱紀抑亦有同於輕侮此後州縣官或有所陳并於中
書門下據事理陳訴如實有屈塞登時即與勘窮如是
僭越虧公付銓量與殿選如不關銓量陳訴者即下法
司推詰所冀羣官奉法免令進取以曉訛萬國來王復
覩朝廷之整肅

十一月壬子侍御馬軍都指揮使安從進奏護聖軍使
王彥塘先西南面行營所至州府乞索錢物恃酒訛言

抵忤本指揮使趙廷昭詰之伏罪已斬于本軍門詔曰夫命將所以行兵聚兵所以遏亂必在上下有理進退無違人則畏法以謹身出則圖功而效命畏法必無罪戾圖功則有寵恩以此言之不可不慎王彥塘方期任使輒敢恃憑既都將以上言在軍法而難恕况屬環衛并在藩方上至偏裨下及行伍皆是久經訓練備曉條章官爵甚高衣糧極厚必能共思整戢自務保全是宜特舉規程徧加曉諭責令遵守務肅轅營今後在京及

諸道馬步將士上至都尉下及長行並須各據職資共存禮體遞相鈐轄遵稟指揮如紊亂條章下不從上指使前却使酒訛言其長行犯者委本都副兵馬使已下節級科罰其副兵馬使節級犯者委本都頭科罰其都頭犯者若無事不出時錄罪申奏若出軍指使之時便委隨處統將科罰其或所犯人自負罪愆不伏首領刑責便即奏聞如指揮使都頭已下但務顏情藏庇兇輩自招負累必不恕容頒下內外諸軍知悉

三年中書門下言自今年三月後諸州奏軍事判官九
人行之礙新詳定勅文慮在外未知詔軍事判官宜令
本州刺史自選擇奏舉初且除本職未得與官或與刺
史連任相隨顯有勞能許本州刺史以聞量事獎賞仍
不許橫有奏薦其三月後九人俱與施行

晉高祖天福元年即位赦制曰易俗移風宜遵善教尊
本敬始自有常規應明宗朝所行勅命法制仰所在遵
行不得改易

二年二月勅古之用兵必先立法等第既分於將領高卑自有于規繩或聞近年多踰此制至於行間士卒罔遵都內指揮既侮國章且乖師律適當開創要整紀綱宜示條流免干法制應在京及諸道馬步諸軍將領節級長行等今後仰並依階級次第凡事制禦區分如是長行或有違犯即副將便可據罪處理如是副將十將違犯即便勒本指揮使據罪科處指揮使違犯不出軍時即委都指揮使具錄事繇騰奏當行勘斷如是行營

在外即便委行營統領依軍法施行其餘諸道軍都見
在本處者或有違犯便委本處節級防禦團練使刺史
據罪科處事要整齊法宜遵守分明告諭咸使聞知

又勅州縣之官俾其戢理錢穀之職委以秉持須選廉
勤豈容薦託一時苟從於私徇久遠必紊於公方頃在
唐朝曾有勅命貴杜僥倖之漸明懸誠約之條時異理
同再宜申舉自今後中外臣寮或因差使出入並不得
薦囑人于藩鎮希求事任如有犯者並准唐朝長興二

年勅條處分仍付所司

四月甲午勅鹽鐵度支戶部應監臨主持場院倉庫官吏等制置場務總榷課程將期共濟於軍流免使偏竭於民力向者所差官吏鮮有專勤省思錄任之時盡言冰蘖及郡府主持之後例縱輕肥莫濟公家但營私室所以處處多聞其遁欠年年空係其徵催固執遷延坐期蠲放每惟此輩並合嚴誅又以開創之初含弘是切既往者已闕恩制今後者別立嚴規或躡前非必難輕

恕豈是願行峻法欲致豐財蓋帑藏猶虛師徒甚衆俟期充濟難縱隱欺宜懸畫一之文兼舉必行之令

十月辛巳禁諸道不得擅造器甲

十一月禁黎陽至揚劉岸渡人以魏博未下故也

四年五月甲寅勅訪聞朝臣於外州侯伯求其表狀奏薦交親朕以應天順人開基創業大化方流於區宇至公必絕於曉訛私謁不容朝經具舉更茲告諭止在依行今後文武庶官不可更行薦託如有狀書便宜密具

進呈觀察使散下諸州亦准此處分

五年正月詔曰朕自御萬方于今五稔每推誠而待物
貴捨己以從人乃有不體朕懷柔恣行兇慝顯干紀律
湏舉憲章福州王昶恃彼偏方亂其彝典於使臣而倨
傲向朝闕以邀求深虧臣子之儀固掇神祇之怒尚全
大體特示寬恩所有貢輸悉令迴復舞羽而聿思修德
轉規而猶冀省譽而王建立三上奏章揚光遠繼陳表
疏朝行之內邦計之司同有敷敷謂非允當且王昶以

無用之物取利中華萌不軌之心僭稱大號盜乘輿之式度竊冠冕之威儀眩誘良家招收竒貨此而可恕孰不能容或貢讜言請從籍錄鄭元弼等相次上狀不願迴歸亦可憫傷各令存卹其福州貢物私商宜准律處分

六年二月辛卯天下郡縣不得以天和節禁屠宰滯刑獄戍申詔曰臣子之心務申勤敬國家之體自有規繩凡侯伯之來朝或君臣之相見豈煩貢奉方啟宴筵事

既非宜理當改制臣下置宴今後宜停

七年四月戊寅勅曰時屬炎蒸路當衝要使命之往來甚衆州府之迎送頗多既有煩勞所宜軫惻自鄴都至襄州汭路州府除專到使臣依尋常迎送外其餘經過

并不在迎送

去年六月已曾有勅至是以頓兵襄州使臣旁午恐其勞擾再申明焉

少帝開運二年正月太常少卿陶穀奏臣任監察御史日留臺西京竊見臺司詳斷者至於夫婦之間小小爭訟動引支證淹滯積時及坊市死亡喪葬又須臺司判

狀奴婢病亡又須檢驗人吏貪狡因此邀求動經旬時不遂埋瘞是臣目擊嘗嫉弊訛者勅旨淹延刑獄實啟倖門稽滯瘞埋尤傷和氣追呼既廣勞擾斯煩檢驗取裁停駐為弊宜令凡有禁繫不得分外追人百姓死亡亦仰及時葬送既無重擾式叶化風仍付所司

三年六月乙丑勅諸道不許橫薦官寮爰自近年頗踰舊制起今後諸道藩鎮防禦團練刺史如本處幕席中有闕准元勅合奏薦當與除授不得橫薦前資賓從州

縣官及諸色職員希於在朝及外官安排不得有違
周太祖初即位制曰帝王之道德化為先崇飾虛名朕
所不取苟致治之未洽雖多瑞以奚為今後諸道所有
祥瑞不得輒有奏獻

廣順元年正月丁卯制曰設官分職具列司存離局侵
權誠為紊擾今後諸司公事並須各歸局分不得越次
施行朝廷之務顯有舊章職官具存安可廢墜如聞目
前諸司事多有壅滯今後並可疾速舉行

丙戌河東劉崇僭號太祖遣供奉官張令權齎勅書曉諭晉絳慈隰諸州軍民曰朕早事劉氏共立漢朝當高祖寢疾既危朕與揚州史弘肇於御牀之前同受顧託嗣君既立叛亂繼興朕討平河中克寧關內敢言勞苦貴保宗祧自鎮鄴都復當戎寄忘食廢寢夜思晝行固護邊疆訓齊師旅憂時憂國盡節盡忠不期羣小連謀蔽惑幼主忽於內殿併害大臣朕方在外藩亦遭讒搆密降宣命潛遣行誅諸將知此無辜乞除君側之惡遂

與將士同赴闕廷兇豎計窮迫害幼主朕遂奏太后請
立劉贊比候到京方議冊立便值河北告急契丹內侵
遂領大軍徑赴救援自澶州起程北去輜重相次先行
旗隊纔移軍情忽變喊聲動地事勢莫知攢集戈矛請
朕為主逃脫無地扶擁入京內外臣僚藩岳侯伯表章
繼至推戴益堅勉副羣情尋登大位炤臨之內罔不傾
心不謂北京留守劉崇顯有包藏輒萌僭竊散飛文字
誑惑人民騷動一方酷虐萬姓差點丁壯掠貨財殺

戮無辜誅剝難狀况劉崇自居藩鎮唯務貪求刻削軍
都增添稅賦千里之內民不聊生今則又作猖狂更加
暴虐謂人情可以詐取謂天命可以僭求顛越如斯不
亡何待朕方輯寧區宇拯救黔黎見舉大軍往平微孽
爰念河東管界皆是朕之生靈被此兇殘深懷軫惻即
候收復城壘當議減放稅租內外軍民並與洗滌更在
沿邊藩鎮明宣朕懷接界戶人勿令侵擾其邊界城池
已令脩戢要辯奸細切須隄防安撫生民以副朕意

是月徐州王彥超言殿直王殷押送到賞給衣服銀帶
臣又于宋州取到賞給錢帛收管又奉宣取宿州散從
官二百并于宿州單州各差夫二千以備攻城指使是
日降勅宣諭徐宿二州官吏百姓曰朕猥以寡薄肇創
基圖思康濟于兆民推恩信于天下庶幾致理漸至平
寧楊溫等比事藩維止為小校妄生猜懼輒閉城門朕
亦累賜勅書開懷示信諭以安危之道俾全忠孝之名
亦繼有文字進呈止望朝廷恕捨朕念端倪未審之際

事勢使然彼既無心豈忍加罪是以授之郡牧許以自新而不體優恩尚敢拒命執迷罔悟但作遷延今已差兵士往彼攻取期於旦夕必易盪平汝等皆居封境之中各懷仁義之節况屬陽和之候方當農養之時暫駐兵甲固無騷擾宜思齊力安家

二月癸巳賜王彥超詔曰昨以鞏廷美楊溫等妄抱憂疑輒敢違拒累令招諭未體誠懷湏至加兵以安民衆切慮破城之後玉石難分卿可告諭諸軍勿令殺人放

火但誅惡黨宜捨脅從眷惟許國之心當體好生之意
三月丙子勅沁淮州鎮朝廷比與淮南素非仇怨互分
疆土各有人民商旅往來比無阻滯兵師屯戍自守關
防其自近朝稍聞多事煙塵時動生聚無聊爰當開創
之初每求安靜之道沁淮千里所宜禁暴戢兵比屋小
民漸奠息肩樂土庶期歲月馴致和平凡我疆場之臣
當體宵旰之念應沁淮州縣軍鎮今後自守疆土鈐轄
兵士鄉軍不得縱一人一騎擅入淮南地分稍或違令

不宜輕恕商旅行李經過輒不得妄致邀難如聞滯留
必行勘罪更仰指揮沿邊巡檢止絕賊盜務在道途清
肅人戶謐寧詔到速散行管界凡津要口鋪可丁寧曉
告

二年七月戊辰詔河東接界沿山諸州關塞山路止絕
向北商賈往來

九月勅北面沿邊州府鎮戍兵自守疆場不得入幽瀛
界俘掠

十月戊子詔諸州府曉諭軍民不得屠牛驢及賣生口
辛亥勅致理安邦必先刑政分爭辨訟各有職司內則
臺省官僚外則州縣曹局共承寄任同體憂勤苟衆務
之有條則蒸民之無怨比來百姓訴訟不得越次訴論
近日繼有便詣朝廷不經州縣宜再止絕免致踰違今
後百姓凡有訴論及言灾瀰先訴於縣縣如不治即訴
于州州治不平訴於觀察使或斷遣不當即可詣臺省
如或越次訴論所司不得承接如有抵犯准律科懲其

訴事文狀或自手寫或是僱人並于狀後書其姓名并住止處所如無人寫狀許過白紙事條並須為已如或容訴是挾阿私鞠得其情必議嚴斷若所經處所斷遣不平致詣朝廷長史推司當行謫罰

三年正月宣河北諸州凡有急切公事即入馬遞奏報四年延州向訓言請禁止州界民賣軍裝兵器於蕃部從之

是月隴州防禦使石公霸上言元管三縣五鎮自秦州

阻隔廢定戎新關兩鎮唯汧源皆稱直屬本府及官吏
批書歷子考較課最賊盜寇攘戶民減損又賁州司職
分何以檢校昨汧陽令李玉上府主簿林萼下鄉州司
不曾指揮本縣亦無申報每有提舉皆稱本府追呼無
以指縱何能致理其間戶口多有逃亡預虞大比之時
恐速小臣之罪伏覩近勅凡有訴訟尚委逐處區分不
得薦越豈可本屬縣鎮每事直詣鳳翔望降新規以滌
舊弊勅鳳翔屬郡宜令依諸道體例指揮今後凡諸縣

公事微科訴訟並委逐州官員區分於事或有疑悞須稟使府者則縣申州州申使府不得薦越其李玉林萼專擅上府下鄉本州勘罪奏聞

六月詔諸州府泐路縣鎮使臣經過不得差借遞驢

八月詔泐淮諸州點檢淮南人糶過糧食如是以騾驢

為馱及人負荷放過只不得以舟車輦運過淮

先是淮南大旱

井泉涸竭塘堰中生草淮淺可涉又聞昇州火災石偶人言于淮上其主惡之命擊落其首淮南民渡淮而北者相繼濇濇受以兵止之民與兵鬪淮人陰糶我粟以為儲蓄初太祖愍之曰彼我民一也繇是諸軍郡許淮

南人釋易至是聞吳人收糶
入官以備軍食故有是詔

九月辛卯詔曰西道軍鎮藩部經過不得與之市買鞍
馬器仗

十月勅御史臺勘成除官不謝不赴任人孟翰裴韶賈
蟾程範崔中庸五人放罪勒赴任龐延祚李玫准元勅
殿選起今後更有受官不謝宜令門下省御史臺嚴切
檢舉追勘聞奏授官後違程不赴任准元勅殿選如選
未滿使使來乞官者除本選外別行殿黜

十一月勅近降命京兆鳳翔同華邠延涇廊耀等州管內縣鎮各守職分州縣徵稅賦治婚田詞訟巡鎮賊盜追捕非不丁寧宜令三司使依前勅更嚴切指揮各守職分不得侵越諸州各行訖聞奏

世宗顯德元年三月勅代理之本孝弟為先苟或虧違實亂名教則有士庶之內兇卒之徒不順于父兄不恭于尊長狂悖難狀訓誨莫從親族容隱而不言里巷畏避而不告傷化敗俗莫甚於茲今後或有不仁義之人

遣戾尊長諠避毀辱及父母在異財別居略不共待如此之輩不計官軍人百姓之家宜令御史臺及本軍大使所在州縣廂界彈察如或容縱不切檢舉罪有所歸十月戊辰帝謂侍臣曰諸道頻報賊徒結集傷劫人戶雖加搜捕未能遏絕累朝已來分遣使臣巡檢致藩侯郡守不戮力于擒捉即宜抽迴使臣專委藩郡屏逐務令封部清肅

四年二月癸亥禁內外職官薦遊客于縣鎮干求財帛

者

五年五月辛巳朔帝御崇元殿禮畢內降德音曰疆場未寧旗鼓下出師之命氛霾既靜雲雷覃及物之恩四維張而載戢五兵武功成而必修文德朕戎衣再御三載親征令行而霆霹爭雄陣起而龍蛇合勢蓋舟車之所及諒聲教以咸臻敢言涼德之懷柔實賴忠臣之宣力積水激朝宗之浪事等疏川客星迴拱極之光瑞增懸象今則斗柄建午火正司南順玄穹長養之心伸有

國亭毒之令睠彼戎士咸遵武經或從我征行久服勤
于甲冑或守茲城邑能安定於封圻宜舉纛章首膺懋
賞應侍衛殿前及諸道馬步軍將士等各賜等第優給
餘從宣命處分疾風勁草既驗忠誠臨難捐軀所宜旌
異應淮南行營將士歿于王事者各與贈官逐人若有
親嫡子孫並與叙錄內有傷中殘廢不任征行者等第
各給救接錢帛排難疆場馬革無慙於壯志遺骸暴露
牛岡有軫于深仁載尋掩骼之文俾釋窮泉之恨凡經

戰陣處應有暴露骨骸仰逐處州縣收拾埋瘞淮南界
內逐處墳墓有曾遭發掘處委逐處州縣差人掩閉用
兵之際力役是供當矜貸之在展諒優給之宜被自去
年十月後來汳淮人戶曾充夫役內有遭傷殺不回者
本家各給絹三疋仍放免本戶下三年諸雜差役江南
疲俗克復方新特示蠲除俾令存濟揚秦通滁和濠泗
楚光壽舒廬蘄黃州連水漢陽汶川等縣自去年終已
前所欠秋夏殘稅及諸色徵科配歛博徵物色等並與

除放自東南用兵首尾三載汭淮州郡應奉軍期飛輓
頻仍力役勞併念其艱苦深軫所懷其徐宿宋亳陳潁
許蔡等州人戶所欠去年秋夏稅並與除放於戲江表
來賓顧車書之已混寰中未入資將相之同心所宜共
率憲章動遵王度咨爾三事達于庶官當整嘉謀弼予
不逮

冊府元龜卷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六十七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求賢

傳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鼂錯有言曰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若夫居大寶之位制四海之命蓋竝建眾職非借才於異代故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曷嘗不昧旦玉顯求衣未明訪問諮諏膝之

前席然後異人間出賢士鄉臻濟濟之寧文王彬彬之
盛漢室者繇斯而已矣若乃青雲之士翔而後集爵以
德進義無苟合易祿而難畜難進而易退其或弓旌之
踰分薰蕕之同器蓋有閉門却掃隱居求志者有矣故
五三而下致治之后罔不退託不明以延髦俊而後為
盛德也

虞舜詢於四岳闢四門

詢謀也謀治政于四岳闢開四方之門未開者以廣致衆賢

周成王嗣位求忠臣輔助以為政作小毖之詩

毖慎也天下之

事當慎其小小時
不慎後為禍大

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孝

言魯

侯有孝德

王曰何以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考老賦事行刑

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

漢高祖十一年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繇進今吾以天之靈賢

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
音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
無

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

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鄼侯下諸侯王

鄼音贊蕭

何封國
在南陽

御史中執法下郡守

中執法
中丞也

其有意稱明德者

必身勸為之駕

有賢者郡守身往勸勉
令至京師駕車遣之

遣詣相國府

署行義年

行狀年
紀也

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癘病勿遣

文帝二年十一月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輔

朕之不逮

十五年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
上親策之博納以言

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才力之士待以
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銜鬻者以千數其
不足採者輒報聞罷

報云天子聞其所上
之書而罷之令歸

建元元年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
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元光元年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孝謂善事
父母廉謂

清潔有
廉隅者

五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世之術者縣次給食

令與計偕

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偕者俱也令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來而縣次給

食之

元朔元年詔曰夫本仁祖義褒德錄賢勸善刑暴

本仁
祖義

謂以仁義
為本始

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故詔執事興廉舉孝庶

幾成風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竝行厥有我師今

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

闔閉也總一郡之中故言闔郡也

是化不下究

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

究竟也言見壅遏不得聞於天子也

且進賢

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是時天下慎法莫敢謬舉而貢士益鮮故有斯詔

元封五年四月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

馬或奔蹠

蹠躡也奔走也奔蹠者乘之即奔立則蹠人也蹠音提

而致千里士或

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

泛覆也方勇反字本作覆後通用耳

覆駕者馬有逸氣而不循軌轍也

跣弛之士

跣者跣落無檢局也弛者放廢不遵禮度也跣音士

各反弛音式爾反

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縣察吏民有茂才異

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絕遠之國謂聲教之外

昭帝始元五年六月詔曰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栗

栗夙興夜寐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

未能有明

賈誼作保傅傳在禮大戴記通言能通讀也帝自謂雖通舉此四書皆未能有所明此帝

之謙也

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

一人

宣帝本始元年四月庚午地震詔內郡國舉文學高第

各一人

中國為內郡緣邊有夷狄障塞者為外郡

四年夏四月壬寅郡國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詔曰
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奉宗廟託於士民之
上未能和羣生迺者地震北海琅琊壞祖宗廟朕甚懼
焉丞相御史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
應變輔朕之不逮毋有所諱令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
良方正各一人

地節三年詔令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可親民者

元康元年秋八月詔曰朕不明六藝鬱於大道是以陰陽風雨失時其博舉吏民厥身脩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

神爵四年四月詔令內郡國舉賢良可親民者各一人元帝初元元年三月詔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朕將親覽焉

二年三月詔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

諫之士朕將親覽焉

永光二年三月日有食之詔內郡國舉茂材異等賢良直言之士一人

成帝建始元年二月詔三輔內郡舉賢良方正各一人三年十二月詔丞相御史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及內郡國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詣公車朕將覽焉河平四年三月詔舉惇厚有行能直言之士

元延元年秋七月詔內郡國舉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

一人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

哀帝建平元年二月詔曰蓋聞聖王之治以得賢為首其與大司馬列侯將軍中二千石州牧守相舉孝悌醇厚能直言通政事延於側陋可親民者各一人

四年冬詔將軍中二千石舉明兵法有大慮者

元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詔曰朕獲保宗廟不明不敏夙夜憂勞未遑寧息惟陰陽不調元元不贍未睹厥咎婁勅公卿庶幾有望

婁古屢字

至今有司執法未

得其中或上暴虐假勢獲名溫良寬柔陷于亡滅是故

殘賊彌長和睦日衰百姓愁怨靡所錯躬

錯猶置也

乃正月

朔日有蝕之厥咎不遠在予一人公卿大夫其各悉心
勉帥百僚敦任仁人黜遠殘賊期於安民陳朕之過失
無有所諱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舉賢良方正能直
言者各一人

平帝元始二年秋舉勇武有節明兵法郡一人詣公車

冬中二千石舉治獄平歲一人

吏治獄平端也

後漢光武建武七年四月壬午詔曰比陰陽錯謬日月
薄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大赦天下公卿司隸州牧舉
賢良方正各一人遣詣公車朕將覽試焉

公車門名公
車所在因以

名馬漢官儀曰公車令掌殿司馬
門天下上事及徵召皆總領之

孝章建初元年三月甲寅山陽東平地震已巳詔曰朕
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與
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官
職耗亂刑罪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

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
以得人為本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
真偽茂才孝廉歲有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
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畝畝不繫閭閻敷奏
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
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
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五月辛酉初舉孝廉郎中寬博有謀任典城者以補長

相任堪使也典主也長
謂縣長相謂諸侯相

孝和永元六年詔曰朕以眇末奉承鴻烈陰陽不和水

旱違度濟河之域凶饑流亡

尚書曰濟河惟兗州言東南據濟西北距河

而

未獲忠言至謀所以康救之策寤寐永嘆用思孔疚

詩云

憂心孔疚惟官人不得於上庶民不安於下有司不念寬和

而競為苛刻覆案不急以妨民事

不急謂非要

甚非所以上

當天心下濟元元也思得忠良之士以輔朕之不逮其

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內郡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

言極諫之士各一人昭巖穴披幽隱遣詣公車

殤帝延平中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
行以勸後進

孝安永初元年三月癸酉日有食之詔公卿內外官郡
國守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之士明政術通古今能直
言極諫者各一人

五年閏三月戊戌詔曰朕以不德奉郊廟承大業不能
興和降善為人祈福災異蜂起寇賊縱橫夷狄猾夏戎

事不息百姓匱乏疲於徵發重以蝗蟲滋生害及成麥
秋稼方收甚可悼也朕以不明統理失中亦未獲忠良
以毗闕政傳曰顛而不扶危而不持則將焉用彼相矣
公卿大夫將何以拯救濟斯艱危承天誠哉蓋為政之
本莫若得人褒賢顯善聖制所先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思得忠良正直之臣以輔不逮其令三公特進侯中二
千石二千石郡守諸侯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達於政
化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及至孝與衆卓異者并詣

公車朕將親覽焉

七月己巳詔三公特進九卿校尉舉列將子孫明曉戰陣任將帥者

元初元年四月丁酉詔三公特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石郡守舉敦厚質直者各一人

建光元年四月己巳令公卿特進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有道之士各一人

十一月癸卯詔三公特進侯卿校尉舉武猛堪將帥者各

五人

延光元年詔三公中二千石舉刺史二千石令長相視
事一歲已上至十歲清白愛利能勅身率下防奸理煩

有益於人者無拘官簿

清白謂真正也愛利謂愛人而利之也無拘官簿謂起遷之不

拘常刺史舉所部郡國太守相舉墨綬隱親悉心勿取

浮華

墨綬謂令長之屬也隱親猶親自隱也悉盡也言令三公以下各舉所知皆當盡心勿取乎浮華不

實者

順帝即位三月詔公卿郡守國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

極諫之士各一人

永和三年九月丙戌令大將軍三公各舉故刺史二千石及見令長郎謁者四府掾屬剛毅武猛有謀謨任將帥者各二人特進卿校尉各一人

漢安元年二月丙辰詔大將軍公卿舉賢良方正能探賾索隱者各一人

十一月詔大將軍三公選武猛試用有效驗任為將校者各一人

冲帝永嘉元年九月京師及太原鴈門地震三郡水涌
土裂詔三公特進侯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幽逸修道之
士各一人百僚皆上封事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京師地震詔大將軍公卿郡國舉
至孝篤行之士各一人又詔大將軍公卿校尉舉賢良
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

三年六月詔大將軍三公特進侯其與卿校尉舉賢良
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永興二年二月癸卯京兆地震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延熹八年正月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

九年詔舉武猛三公各二人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各一人

永康元年五月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

靈帝建寧元年五月詔郡國守相舉有道之士各一人又故刺史二千石清高有遺惠為衆所歸者皆詣公車

中平元年三月詔公卿舉列將子弟及吏民有明戰陳之略者詣公車

魏武帝建安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魯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

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側陋
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十九年十二月又下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
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蘓秦豈守信邪而
陳平定漢業蘓秦濟弱燕繇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
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

二十二年八月又下令曰昔伊摯傅說出於賤人管仲
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

汙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
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不敢東
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
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治之吏高才異質
或堪為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
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文帝黃初四年五月有鵜鴟鳥集靈芝池詔曰此詩人
所謂汙澤也曹詩刺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

智之士處於下位乎否則斯烏何為而至其博舉天下
雋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

明帝太和二年十月詔公卿近臣舉良將各一人

四年十二月丙寅詔公卿舉賢良

青龍元年三月甲子詔公卿舉賢良篤行之士各一人
晉武帝泰始四年詔王公卿尹及郡國守相舉賢良方
正直言之士

五年將興伐吳之役下詔曰吳會未平宜得猛士以濟

武功雖舊有薦舉之法未足以盡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壯勇秀異才力傑出者皆以名聞簡其尤異擢而用之苟有人勿限所取

七年六月詔公卿以下舉將帥各一人

八年詔內外羣官舉可任邊郡者各三人

太康九年詔內外羣官舉守令之才

明帝太寧三年八月詔曰昔周武克殷封比干之墓漢祖過趙錄樂毅之後追顯既往以勸將來吳時將相名

賢之胄有能纂修家訓及忠孝仁義靜已守真不聞於時者州郡中正亟以名聞勿有所遺

成帝咸和六年詔舉賢良直言之士

七年詔舉賢良

簡文咸安二年詔曰朕以眇身託於王公之上思賴羣賢以弼其闕夫肥遯窮谷之賢滑泥揚波之士雖抗志玄霄潛默幽岫貪屈高尚之道以隆協贊之美孰與自足山水棲遲丘壑徇匹夫之潔而忘兼濟之大邪古人

不借才於異代朕所以虛想於今日內外百官各勸所
司使善無不達而吾獲虛心之求焉

後魏道武天興四年四月詔有司明隱逸

天賜元年十有一月上幸西宮大選朝臣令各辨宗黨
保舉才行

明元永興五年二月詔分遣使者巡求雋逸其豪門彊
族為州閭所推者及有文武才幹臨疑能決或有先賢世
胄德行清美學優義博可為人師者各令詣京師當隨

才叙用以贊庶政

太武神麌四年九月詔曰頃逆命縱逸方夏未寧戎車
屢駕不遑休息今二寇摧殄士馬無為方將偃武修文
遵太平之化理廢職舉逸民拔起幽窮延登雋乂昧旦
思求想遇師輔雖殷宗之夢版築罔以加也訪諸有司咸稱
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渤海高允廣
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雋之胄冠冕州邦有羽儀之
用詩不云乎鶴鳴九臯聲聞于天庶得其人任之政事

共臻雍熙之美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如玄之比
隱迹衡門不曜名譽者盡勅州郡以禮發遣遂徵玄等
及州郡所遣至者數百人皆差次叙用

延和元年十二月先是辟召賢良州郡多逼遣之詔曰
朕除偽平暴征討累年思得英賢緝熙治道故詔州郡
搜揚隱逸進賢舉俊古之君子養志衡門德成業就才
為世使或雍容雅步三命而後至或棲棲遑遑負鼎而
自遠雖徇尚不同濟時一也諸召人皆當以禮申諭任

其進退何逼遣之有也此刺史守宰宣揚失旨豈復光
益乃所以彰朕不德自今以後各令鄉閭推舉守宰但
宣朕虛心求賢之意既至當待以不次之舉隨才文武任
之政事具明宣勅咸使聞知

孝文延興二年七月壬寅詔州郡縣各遣二人才堪專
對者赴行在所

三年十一月詔其有力田孝悌才器有益於時信義著
於鄉閭者具以名聞

太和十七年九月帝南伐濟河詔孝悌廉義文武應求者皆以名聞

十八年正月車駕南巡詔孝悌廉義文武應求者皆以名聞

十一月辛未詔冀定二州孝義廉貞文武應求者具以名聞

十二月車駕南巡詔郢豫二州孝悌廉義文武應求者具以名聞

十九年四月行幸魯城詔兗州刺史舉部內士人才堪
軍國及守宰治行具以名聞

六月帝自南伐迴詔車駕所經孝悌廉義文武應求者
具以名聞

十月辛酉詔州郡諸有士庶經行修敏文思適逸才長
吏治堪幹政事者以時發遣

二十年七月丁亥詔曰炎陽爽節秋霖大澍在予之責
實深慄慄故輟膳三晨以命上訴靈鑒誠款曲流雲液

雖休勿休寧敢僭怠將有賢人湛德高士凝棲雖加銓
採未能招致其精訪幽谷舉茲賢彥直言極諫輔予不
及

二十一年五月詔雍州其孝友德義文學才幹悉仰貢
舉

孝明孝昌元年三月詔曰選衆而舉其來自昔朕纘承
大業綜理萬幾求賢致治心焉若渴知人則指振古所
難宜博訪公卿採茲聲實可令第一品以下五品以上

各薦其所知不限素身居職必使精辦器藝具注所能
然後依牒簡擢隨才收叙庶濟濟之美無替往時蹇蹇
之直有申茲歲

九月詔百官五品以上各舉所知

孝莊建義元年五月詔求德行文藝政事彊直者縣令
太守刺史皆叙其志業具以表聞得三人以上縣令太
守刺史賞一階舉非其人者亦黜一階

前廢帝普泰元年三月詔天下德孝仁賢忠義志信者

可以禮召赴闕其不應召者以不敬論

後周閔帝元年八月甲午詔曰帝王之治天下因弗博
求衆才以又厥民今二十四軍宜舉賢良堪治民者軍
各九人被舉之人於後不稱厥任者所舉官司皆治其
罪

武帝太和元年二月戊辰詔三公已下各舉所知

建德元年三月詔公卿以下各舉所知

三年二月令六府各舉賢良清正之人

四年詔諸畿郡各舉賢良

六年平齊詔山東諸州各舉明經幹治者二人若奇才異術卓爾不羣者不拘多少又詔山東諸州舉有才者上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四人赴行在所共論政治得失

靜帝大定元年詔曰帝王設官惟才是務人臣報國薦賢為重去歲已來屢有妖寇宰臣英筭咸得清蕩逆亂之後兵車始竭遐邇勞役生民未康居官之徒致治者寡斯

故上失其道以至於茲亦繇下有幽人未展其力今四海寧一八表無塵元輔執鈞垂風揚化若使天下英傑盡升於朝銓衡陟降量才而處垂拱無為庶幾可致於是遣戎秩上開府以上職事下大夫以上外官刺史以上各舉清平勤幹者三人被舉之人居官三年有功過者所舉之人隨加賞罰

隋文帝開皇三年正月甲戌詔舉賢良

十八年詔京官五品以上總管刺史以志行修謹平清

幹濟二科舉人

仁壽二年七月丙戌詔內外官各舉所知

三年七月丁卯詔曰日往月來唯天所以運序山鎮川
流唯地所以宣氣運序則寒暑無差宣氣則雲雨有作
故能成天地之大德育萬物而為功況以一人君於四
海睹物欲運獨見致治不藉羣才未之有也是以唐堯
欽明命羲和以居嶽虞舜敬德升元凱而作相伊尹鼎
俎之勝為殷之阿衡呂望魚釣之夫為周之尚父此則

鳴鶴在陰其子必和風雲之從龍虎賢哲之應聖明君
德不回臣道以正故能通天地之和順陰陽之序豈不
繇元首而有股肱乎自王道衰人風薄居上莫能公道
以御物為下必踵私法以希時上下相蒙君臣義失義
失則政乖政乖則人困蓋同德之風不嗣離德之謗乃
生衆人之口鑠金戮辱之禍不測是以行歌避代辭位
灌園卷而可懷黜而無愠放逐江湖之上沉赴河海之
流所以自潔而不悔者也至於閭閻秀異之士鄉曲博

雅之儒言足以佐時行足以厲俗遺棄於草野湮滅而無聞豈勝道哉所以覽古而歎息者也方今區宇一家煙火萬里百姓乂安四夷賓服豈是人功實乃天意朕唯夙夜祇懼將所以上嗣明靈是以小心厲己日慎一日以遺黎在念憂兆庶未康以庶政為懷慮一物失所雖求傳送莫見幽人徒想崆峒未聞至道唯恐商歌於長夜抱關於夷門遠跡犬羊之間屈身僮僕之伍其令州縣搜揚賢哲皆取明知今古通識治亂究政教之本

達禮樂之源不限多少不得不舉限以三旬咸令進路

徵召將送必須以禮

時蕪夔為太子舍人仁壽末天下舉達禮樂之源者晉王時為雍州

牧舉夔應之詔諸州所舉五十餘人謁見高祖望變謂侍臣曰唯此一人稱吾所舉于是拜晉王友

煬帝大業三年四月甲午詔曰天下之重非獨治所安

帝王之功豈一士之力自古明君指后立政經邦何嘗

不選賢與能收採滯幽周稱多士漢號得人尚想前風

載懷欽佇朕負宸夙興冕旒待旦引領巖谷寘以周行

冀與羣才共康庶績而彙茅寂寞投竿罕至豈美璞韜

采未值良玉將介石在懷確乎難拔垂鑒則括憮然興
歎凡厥在位譬諸股肱若濟巨川義同舟楫豈得保茲
寵祿悔爾所知優游卒歲甚無謂也祁大夫之舉善良
史以為至公臧文仲之蔽賢尼父譏其竊位求諸往古
非無褒貶宜思進善用匡寡薄夫孝悌有聞人倫之本
德行敦厚立身之基或節義可稱或操履清潔所以激
貪勵俗有益風化彊毅正直執憲不撓學業優敏文才
美秀竝為廊廟之用實乃瑚璉之資才堪將略則拔之

以禦侮膂力驍壯則任之以爪牙爰及一藝可取亦宜採錄衆善畢舉與時無棄以此求治庶幾非遠文武有職者五品以上宜依令十科舉人有一於此不必求備朕當待以不次隨才升擢其見任九品以上官者不在舉送之限

十年五月庚子詔郡舉孝悌廉潔各十人

唐高祖武德五年詔擇善任能救民之要術推賢進士奉上之良規自古哲王弘風闡教設官分職唯才是與

然而巖穴幽居草萊僻陋被褐懷珠無因自達實資選
衆之舉固藉左右之容義自搜揚理宜精擢是以貢士
有適爰致加錫之隆無益於時必貽貶黜之咎末葉澆
偽名實相乖取非其人濫居班秩流品所以未穆庶職
於是隳廢朕膺圖馭宇寧濟兆民思得賢能用清治本
招選之道宜革前弊懲勸之方式加常典苟有才藝所
貴適時潔已登朝無嫌自進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及諸
州總管刺史舉一人其有志行可錄才用未申亦聽自

已具陳藝能當加顯擢授以不次賞罰之科竝依別格所司頒下詳加搜引務在獎納稱朕意焉

太宗貞觀元年三月帝謂尚書右僕射封德彝曰比來令卿舉賢才未嘗有所推薦天下事重宜分朕憂對曰臣愚豈敢不盡心但今所見實無竒才異行帝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不借才於異代皆取士於當時何代無賢才但患遺之不知耳德彝慙而退

三年四月詔曰白屋之內閭閻之人但有文武材能灼

然可取或言忠行謹堪理時務或在昏亂而肆情過太
平而克已亦錄名狀官人同申

是年帝謂宰臣曰朕今孜孜求士欲專心政道聞有好
人則抽擢驅使而議者多稱彼皆宰相親故但公等至
公行事無避此言便為形迹古人內舉不避親外舉不
避讐而為後代稱者以其舉得賢故也卿等但能舉用
得才雖是子弟及有讐言嫌必不得不舉

十一年四月詔曰朕以寡薄嗣守鴻基實資多士共康

庶政虛已側席為日已久投竿捨築罕值其人自親巡
東夏觀省風俗興言至治夕惕兢懷然則齊趙魏魯禮
義自出江淮吳會英髦斯在山川所感古今寧殊載佇
風猷實勞夢想宜令河北淮南諸州長官於所部之內
精加訪採其孝悌淳篤兼閑時務儒術該通可為時師
範文詞秀美才堪著述明識治體可委宇民并志行修
立為鄉里所推者舉送雒陽宮各給傳乘優禮發遣當
隨其器能擢以不次若有老病不堪入朝者具以名聞

庶巖穴靡遺俊又可致務盡搜揚之道稱朕意焉

十五年六月詔曰朕遐觀前載歷選列辟莫不貴在得人崇茲多士猶股肱之佐元首譬舟航之濟巨川若夫構大廈者採衆材於山嶽善為國者求異人於管庫是以陶唐有虞揖讓之聖帝也非元愷不能成功商湯姬發革命之明主也非伊呂無以定其禍亂况乎齊桓中人之材器非濬摛漢武嗣業之主志在驕奢猶賴管仲隰朋之相平津博陸之輔既為五霸之長亦稱萬代之

宗是知得士則昌失人則亂朕凝旒夙夜虛心政道雖
天地効祉宗社降靈區宇晏如俊乂咸事尚恐山林藪
澤藏荆隋之寶卜祝屠釣韜蕭張之竒是以躬撫黎庶
親觀風俗臨河渭而佇英傑眺箕頰而懷隱淪亟移日
月空勞夢寢而驪龍莫兆商歌寂寥豈混迹駑駘未逢
良樂之顧將毓德巖穴方追禽尚之游望雲長想增其
歎息可令天下諸州搜揚所部士庶之內或識達公方
學綜今古廉潔正直可以經國佐時或孝悌淳篤節義

昭顯始終不移可以敦風厲俗或儒術通明學堪師範
或文章秀異才足著述竝宜薦舉具以名聞限來年二
月總集泰山庶獨往之夫不遺於版築藏器之士方升
於廊廟務得竒偉稱朕意焉

是年帝謂宰臣曰致太平之運者唯在得賢才卿等既
不能知朕不可遍識日復一日無得人之理今欲令人
自舉於事何如魏徵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
為難自知誠亦不易且矜能伐善恐長澆競之風不可

行也乃止

十七年五月乙丑詔曰朕觀前烈建國君民未有不藉忠良而能濟其功業者也朕顯承宗祀獲奉鴻基側席求賢有年載矣而山林莫致珍玩必臻豈朕好惡之情未達於下其令州縣舉孝廉茂才好學異能卓犖之士二十年六月手詔曰高明之天資星辰以麗象博厚之地藉川嶽而成形况於帝王體元立極臨馭萬物宇養生靈者乎所以致治之君遠讒佞近忠良屈己以伸人

故能成其化為亂之主親不肖踈賢臣虐下以恣情用
能成其亂明君遵彼以興國暗主行此以亡身是以馭
朽臨冰銘心自戒宵興盱食側席思賢庶欲博訪丘園
搜採英俊弼我王道臻於大化焉可令天下諸州明揚
側陋所部之內不限吏人其有服道棲仁澄心礪操出
片言而標物範備百行以綜人師質高視於琳琅人不
間於曾閔潔志丘園揚名里閭或甄明政術曉達公方
稟木鐸於孔門受金科於鄭相竒謀間發明略可以佐

時識鑒精通偉才堪於幹國或含章傑出命世挺生麗藻道文馳楚澤而方駕鈎深覩奧振梁苑以先鳴業擅專門詞高載筆或辨雕春園談瑩秋天發研機於一言起飛電於三寸蓄茲奔箭未遂揚庭竝宜推擇咸同舉薦以禮將送具狀表聞限以今冬竝與考使同赴庶使焚林之舉咸矯翼於巖廊尺木之階方振鱗於遊霧翹心俊又稱朕意焉

高宗以貞觀二十三年即位九月詔曰殷宗邁德化致

升平周王顯仁政稱刑措太祖文皇帝神明配德靈武
兼資掃欃槍而王區夏混陰陽而作天地以此大業留
屬微躬雖復瑄變星霜而心嬰荼毒州郡之長能修厥
職禮義興行姦回自屏刑憲不苛孤惻是賴有司詢訪
宜以名聞有一於此當超不次其有經明行修談講精
熟立身嚴潔才堪教習者志節妙識用精通博聞彊正
終堪卿輔者遊情文藻下筆成章援心處事端平可紀
者疾惡揚善依忠履義執持典憲終然不移者京司長

官上都督府及上州各舉二人中下州刺史各舉一人
前代忠鯁身死王門子孫才堪任官而留滯停移者慨
想遺風尤宜旌舉

顯慶元年十月手詔曰朕受命上玄嗣膺下武每肅恭
旒冕延想英竒俯振鷺而企貞臣仰飛鴻而慕良輔雲
臺側席玉管屢移宣室整衣金壺亟改寂寥靡覲鑒寐
興懷比年雖常進舉遂無英俊猶恐棲巖穴而韜竒樂
丘園而晦影宜令河南河北江淮以南州縣或締俗之

英聲馳管樂或濟時之器價逸蕭張學宰帝師材堪棟
輔者必當任之不次可明加採訪務盡才傑州縣以禮
發遣

二年二月詔曰濟特興國寶佇九功禦敵安邊亦資七
德朕端拱宣室思弘景化將欲分憂俊乂共逸巖廊而
比來貢寂英竒舉非勇傑豈稱安慮危之志處存思亂
之心如不旌賁遠近則爪牙何寄宜令京官五品以上
及諸州牧守各舉所知或勇冠三軍翹關拔山之力智

兼百勝緯地經天之才蘊竒策於良平馳功績於衛霍
蹤二起於吳白軌雙李於牧廣賞纖善而萬衆悅罰片
惡而一軍懼如有此色可精加採訪各以奏聞

三年七月帝謂宰臣曰四海之廣唯在得賢卿等用人
多作形迹護避親知不能盡意甚為不取昔祁奚舉子
古人以為美談即使卿等兒姪有材亦須依例進舉

五年六月詔內外官四科舉人或孝悌可稱德行夙著
通涉經史堪居繁劇或游泳儒術沉研冊府下帷不倦

博物馳聲或藻思清華詞鋒秀逸舉標文雅材堪遠大
或廉平處事彊直為心洞曉刑書兼苞文藝者精加搜
訪各以名薦

龍朔元年八月帝謂侍臣曰往者天下七國皆有英賢
今四海一統遂無俊傑亦繇經營遼海未暇搜揚將濟
巨川佇聞舟楫何其寂寞一至於斯許圜師對曰百里
奚處虞而虞亡入秦而秦霸在陛下用之耳帝於是欲
於李義府門中拔擢有材用者遂令本州給傳遣詣東

都及至無堪應務者竟罷之

三年八月詔內外官五品以上各舉巖藪幽素之士廣加詢訪旁求謠俗式企英材允毗闕政

乾封二年八月高宗引侍臣責以不進賢良司刑少常伯李安期進曰臣聞聖帝明王莫不勞於求賢逸於任使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天下至廣非無英彥但比來公卿有所薦引即遭囂謗以為朋黨沉屈者未申而在位者已損所以人思苟免競為緘默若陛下虛已招

納務於搜訪不忌親讎唯能是用讒毀亦既不入誰敢
不竭忠誠此皆事繇陛下非臣等所能致也帝深然之
十月令天下諸州舉鴻儒碩學博聞彊記之士

咸亨二年十月景帝詔曰禮樂之道其來尚矣朕誕膺
明命克光正歷思隆頌聲以康至道而曲臺闡訓猶乖
揖讓之容太樂登歌徒紀鏗鏘之韻良以教虧綿絕學
闕瞽宗興言盛業寤歎盈抱然則幽誠所著縱九臯而
必聞忠信且存在十室而無棄但慮習俎之彥韞跡於

問閭辨鐸之英韜深於林藪夫良玉無脛求之斯來真龍難覩好之而至其四方士庶及丘園棲隱有能明習禮經詳究音律於行無遺在藝可錄者宜令州縣搜揚博訪具以名聞

五年八月詔五品以上各舉所知

上元三年閏三月令京官五品以上及諸州都督刺史各舉所知一人

儀鳳元年十二月詔曰山東江左人物甚衆雖每克賓

薦而未盡英髦或孝悌通神遐邇惟敬或德行光裕邦
邑崇仰或學統九流垂帷覩奧或文高六藝下筆成章
或備曉八音洞該七曜或射能穿札力可翹關或丘園
秀異志存棲隱或將帥子孫素稱勇烈委巡撫大使咸
加採訪佇申褒獎亦有娑娑鄉曲負材傲俗為譏議所
斥陷於跼弛之流者亦宜推擇各以名聞

三年十二月詔京文武職事三品以上官每年各舉所
知或才蘊廊廟器均瑚璉體王佐之嘉猷資公輔之宏

量或竒謀異筭決勝千里或投石拔距勇冠三軍或謬
諤忠亮志存規弼或繩違糾惡不避權豪或威惠仁明
堪居牧守之重或公正廉直足膺令長之任咸宜搜訪
具錄封進朕當詳覽量加獎擢

調露元年七月詔令雒州明揚側陋或孝弟純至感於
神明或文武兼資才堪將相或學藝該博業標儒首或
藻思宏贍思擅文宗或洞曉音律識均牙曠或深明歷
數妙同京管者咸令薦舉

永隆元年十二月詔縣令刺史御史員外郎太子舍人
司儀郎左右史文武五品以上清要近侍及宿衛之官
並令舉所知一人

中宗神龍元年二月詔九品以上及朝集使舉賢良方
正直言之士

三月制令京官職事五品以上各舉縣令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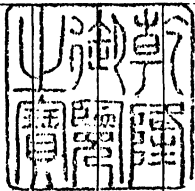
五月制令職官五品以上各舉所知一人

九月制内外文武五品以上官並縣令京師清官九品

以上各舉孝弟廉讓一人

景龍元年二月令舉天下鴻儒碩學之士

三年三月令內外五品以上舉堪任刺史縣令者



冊府元龜卷六十七